

永樂大典

卷五千四百五十
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六 十四文

郊祀配廟

宋會要建隆四年十一月八日吏部尚書張昭獻議曰伏尋漢魏以來進
 隄止於一世故郊天祀地即奉以配享惟先武進立四廟皆在南陽不知
 帝號而立高祖文帝武帝三廟於長安又立成哀平三廟號為西廟曾操
 封魏王立三廟至文帝始進尊其祖為太皇帝晉武受魏禪進尊宣景文
 三帝而立七廟其四廟亦無帝號宋武及南齊高帝梁武帝陳高祖受禪
 皆立七廟上進尊其父而陳氏正月上辛祀南北二郊以皇考配北齊文
 宣立六廟止如其父先帝號隋文帝立四廟亦止進尊其父唐初立四親
 廟帝號但及於父祖其後咸亨中又進上上祖尊號前代進諡不過一世
 至二世無諸廟備知帝號之文故郊祀天地必以皇考作配謹案郊禮用
 正月梁天監三年右丞孫之謙曰傳啓藝而郊當在立春之後左丞何
 佟之曰周以建于祀天三月祭地尚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
 天七月祭地自近代以來南北郊為允故梁陳南郊皆以間歲正月上辛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行事用特牛祀皇天大帝於壇上配以皇考北齊園丘三年一祭亦以正
 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以神武升配隋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以皇考
 配唐正觀初以高祖配園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祀園丘方
 澤明堂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即位南北郊神州明堂以高祖太宗
 高宗三帝並配梁太祖開平三年郊天以皇考烈祖文穆皇帝配恭惟宣
 祖昭武皇帝積累勳伐肇基王業竊考歷代之禮咸以親廟升配伏請奉
 宣祖配享從之 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一日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
 國朝親祀園丘以宣祖備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
 義恭以太祖先啓玉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按唐永徽中以
 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又兼唐永泰
 中禮儀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以太祖景皇帝配孟春
 祈穀孟冬祀神州以高祖配孟夏雩祀以太宗配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
 當時之議以為得禮欲望自今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享以宣
 祖崇配冬至園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崇配詔恭
 依 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四日秘閣校理同判禮院謝絳言伏覩本院
 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備配

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典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圓丘方丘專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圓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圓丘太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人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乃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為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恭惟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載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則業既自太祖垂憲續緒于茲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祀真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別祭邊之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論者以為宣祖配坐亦周配祖之義竊又感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應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証惟太祖始造基業親受符命配侑感生帝揆理甚明如恐太祖既配祈穀與感生帝祠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旁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為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况配享乎事下兩制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議曰謹案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二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高陽氏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繇祖高陽氏而宗禹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正義曰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此則宗配之文也繇所陳以為宣祖非受命開統不當郊配則何以繇冥非夏商受命之君而皆崇配感帝竊惟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請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生帝稱情立文於禮斯協望依禮官所定從之 景祐二年五月一日詔欲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定崇配之序禮官言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級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教侍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謂之疎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列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終使攸司得稽舊章開辟議德懿鑠闡孫謀將昭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銷敷獎伐潛熙不端夷澤路之叛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與古因蜀壘湘楚閩蜀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太宗皇帝敦受皇圖廣運神武襲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州之辟藝四方之貢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六

信實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恚又引措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
右文興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祥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
斗布度先天作聖運考夏諺規虞地秘牒盛宗育穀奠壤翁受瑞福普浸
黎元肖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受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
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統三宗后稷為
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宗兩廟皆子孫
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絳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皇祖勤
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
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廟上帝竊對先漢本之周道克厥典禮昔
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
輕議今二祖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
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皆備上顯
對越之聖次中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群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
昔唐高宗之上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吳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
天唐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典
比禹禘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吳天真宗登介丘降社貢並以太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三

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備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
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嘗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
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審如禮典中書門下言唯詔及禮官所議臣
等伏以禮之為大則必以宗祏居先德之所尊則不隨昭穆而毀此有國
之正律而饗親之大猷是嚴父配天因心之本惟聖饗帝至孝之宗非夫
濟哲聰明曷能來百王之闕佚恭惟國家膺神明之寶器馮積厚之鴻基
源深流長本國枝茂祖宗之烈昭渾顧復之施綿延是以濂啓淵衷詳求
懿範降發中之詔鼓動於溫辭戒執事之司誌詠於舊史仍俾丞疑之列
重詳今古之文官抱節而備恭物有章而惟允若是則七世之廟成一德
而可觀三后在天群百代而不致至於配廟之則並申寅奉之崇遠以聚
高周之儀近以沿漢唐之制廣矣大矣無得而名真百王之稱首矣此是
皇帝陛下續承寶緒援席瑤圖推尊於締構之初判禮於治平之日至德
要道特定於彷彿長世善經風行於海域殊岳而教時敢弗祇其禮官所
定伏望付外施行詔恭依胡文恭公某論郊丘定配奏議 臣竊以國家
乘大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大禮以此而言國家常須
恭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覲京師自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勞臣下預越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六

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陛下明德恤祀虔恭郊廟宜蒙福應乃
違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
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
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饗圓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
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美天之禮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圓
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崇典禮辨崇配之序
詔書節文自今已往太祖定配二宗迭脩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
三聖並脩後次却依舊禮布告中外咸體至懷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
南郊三聖並脩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陛下至孝蒸蒸虞舜之用
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今後南
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禮
寢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今後每次南郊三聖並脩之詔告謝天地以順天
性必蒙福祉之降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陛
下獎育之恩沒有餘責宋會要康定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同判太常寺呂
公綽言伏觀景祐五年南郊儀注設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於壇南向西
上設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座於東方西向北上又注云唯大中祥符元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四

年初設太祖太宗配座位西北側向以表祖宗恭事天地之意臣案春秋
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云對越在天皆謂
以祖宗之靈配順天地侑神作主之義考歷代郊祀之制設祖考配位無
側向之往昔真宗將有事泰山以封禪壇圍園宣示宰臣曰當郊禮日祀
昊天上帝不以正座蓋有皇地祇次之今封禪大禮昊天上帝位當于位
太宗皇帝配位北郊禮日稍斜置之此可明先帝以告誠報功酌宜變禮
之意固知淵旨非為定規每南郊撰儀必引著祥符一勅事承先志體越
舊章雖後來有司相承仍於東方宜設配座不從西北側向之文緣儀矩
兩存未嘗折衷於上在有司嚴事之際擇一而從此又非慎重大事之所
宜也請詔有司撰郊儀設太祖皇帝配座只具東方西向之儀如此則增
封建號自存希澗之文就陽配天不爽古先之法詔從之舊禮配享神
座在天上帝之東西向北上東封之歲詔以祖宗配座皆西北斜向置
之用表祖宗恭事天地之意至天禧元年南郊遂因封禪故事側置配坐
至是始改焉嘉祐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諫官楊敞上言洪範五行傳曰
閭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賞水去羊夏秋之交久雨傷稼
澧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

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事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禮官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備神作主之意也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教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顯著自可崇朝廷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遠龍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備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備以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當時失於講求乃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備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推存事亡則非所以享神也請如禮官所議自今南郊以太祖定配詔恭依既而太常禮院奏議遷倍祖神主藏於西夾室乃下詔議定廟祧之序宋景文公筆錄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五

也禘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大乎祖祖一而已尊之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周公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於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雖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非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今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亦必圓顯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也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如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養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奈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也明祖不可以配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宋景文公集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圓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道言尔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

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審大德配衆禮之故也。諸儒狹耶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按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從而為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崔旻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主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周之義。為不允。當為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況配五帝及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為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享之時。為百款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享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三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

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武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靈運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無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薦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尊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存詔意。義在於此。又存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尊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為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當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夫君欲矣。故春秋傳

禘郊祖宗報五帝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尼季至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正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遷世祖專配感帝有逸逸之典高祖請配吳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大者吳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吳天上帝於圓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神黃帝而郊嘗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祭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軾嚴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於周禘嘗郊稷不闕於主明堂宗祀用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不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應得配祭既稱宗祀義獨立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祭十祠薦獻蘋蘩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猶尋正觀永徽共遵專配明虞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

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宗見行禮吳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詞殊失聖旨伏據先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差宜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俄又以宣祖配為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廟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恭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具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耶余靖武漢集神郊論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援古有據垂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六

自黃帝不上廟祀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神黃帝商周神嘗蓋姓氏所出是為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遠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圓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既為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遠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為二祀斯皆片謬深用軫惜何則郊與圓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用處也豈可郊丘分為二祀祖宗合為一祭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為圓丘皆同所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審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為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為六天夫天尚無二安得有六祭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為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族上帝張旒葉設皇邸祀五帝張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為一乎古者祖有功而未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及遠其旨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遵無經據康

成最高明禮而於神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即云祀感帝解大傳即云祭昊天芟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禘注左傳禘郊配靈威仰芟商頌又稱郊為祭天首尾紛爭自相矛盾孰為禘之哉宋會要英宗治平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請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享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本朝祀儀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今請以仁宗配備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案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言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典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遠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于廟

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之世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帝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禮者有唐始在神龍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堂時則以唐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感時主廷及于今帝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太宗矣當時無一言敢使宋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蔽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勝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宋周之典禮皆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議謹按孝經出於聖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九

述其謨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其大於孝舉孝之大則謂其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要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則謂明堂之祭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之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蓋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焉然則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其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所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之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德之於人可謂極矣今附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祭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

以前所定議為便。知諫院司馬元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祭為孝。責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宗祖。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蓋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業。典籍。辨宗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仍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

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繼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忘。齊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况繼祖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詔從。行等議。以仁宗配享明堂。十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謹按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舊以真宗配。循用周公嚴父之道。最為得禮。陛下純孝之誠。固已格於上下矣。臣聞孝者。吾聖人之志。吾聖人之事。陛下祇紹大統。慕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享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然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者。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一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臣竊詳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享明堂。義配感生帝。至正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迭遷之典。最為治古之近。有足考驗。臣伏請。迭遷真宗配。並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神

州地祇。備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各備封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炎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已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違遠。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侍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昨於學士院會議。竊有愚見。與衆不同。不敢不以聞。竊惟自唐末喪亂。及五代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膺。一統海內。功業之大。上格皇天。具宗以威德大明。纂承洪緒。恭儉御物。仁慈撫民。勤勞萬幾。宸矜庶獄。綏懷二鄙。邊徼甲兵。因宇內之恭寧。興曠代之典禮。登封汾祀。垣赫聲明。臨御永年。仁恩普浹。則是二聖定天下。而真宗成之也。故先帝景祐詔書。今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可甫及陛下。而遂闕其禮乎。且禮不由天降。不由地出。合于人情而已矣。今若以人情揆之。則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享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又定為萬世不遷之廟者。孝道之大。可謂著明矣。今仁宗神靈在天。乃以配享

代真宗之舊。而虛真宗之配。則仁宗以子而代父。使父不得與於配。備主神靈之孝心。可得安乎。議者乃謂遵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謂竊以為所謂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上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謂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享明堂。以考肅宗皇帝配。吳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皇帝配。又稱王涅郊祀錄注云。即考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涅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趙鼎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宗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遷備。乞以仁宗與真宗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案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俱言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國家祭祀既遵周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亦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耳。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六

昔梁園子博士在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按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最宗論議洪博俊世。蓋解能及其申明。鄭義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明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備。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昔唐朝故事。已有並備之禮。况向來本朝。祀與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真宗親祀。奉太祖太宗同備。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為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尊祀之配。真宗又不違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享之。而孝道盡矣。臣等學術淺薄。不足以議祖宗之事。謹據前典條。茲二義。詔從。陸等議。神宗治平四年七月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唯詔以太祖皇帝神主。祔廟。畢。所有特享。并南郊配座。下兩制。與禮院官同定。臣等謹案。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朝典禮。備序之舊。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嚴父之議。詔恭依郊廟奉祀禮文。二月六日。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臣李清臣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魯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惠。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早後尊之謂也。臣推古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大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早後尊也。雖然。自此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惟宮止。而後進。如先所奏。乞下有司。施行。按漢因祠南郊。即同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同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即祠南郊。及祭靈官及太廟。正目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日有常祀。每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故偏及百者。以親祠。故偏及之。則日南郊。日時古祭北郊。日因舊儀。亦不為背。遠禮意。近乎可行。伏乞大賜參酌。文獻通考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瑄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定於郊

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典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
 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
 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
 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
 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恭元尊埴神
 舊釐泰元天也埴神地也又曰消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樂
 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行宜選冢宰攝祀亦
 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
 若罷合祭而夏至人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
 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
 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曾肇元堂類葉郊祀 太祖
 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
 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典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
 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
 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家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圓丘
 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享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十三

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享祀用太祖配如永泰
 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王安石臨川集郊宗議伏奉聖門攝儀
 是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
 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
 或以配天或以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
 交其升也與人道禘冬曰上天與人道禘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
 之秋則猶未禘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
 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為故於國於明
 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
 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
 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近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
 事之則配以祖禘遠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禘郊天祀之大者也禘
 於天之群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備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
 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
 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
 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為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

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為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宋會要高帝皇帝紹興元年四月十一日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然而祀天地於丘郊天神地祇無不從祀祀上帝於明堂祫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惟仁宗皇帝在位之二十八年改元皇祐是時元昊納款王則伏誅四方無虞萬物咸多神祇祖考無不安樂明年九月辛亥大享于明堂時則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備禮百神故仁祖有禮緣人情之語而文彦博以仁祖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由此觀之皇祐宗祀本為萬世不易之禮也國朝配祀而無定制自英宗皇帝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繼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詔辭其後神宗皇帝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對以誤引孝經嚴父之說惜乎不能將順上意以辨正其禮今或者曰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是為二桃高祖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宗兩廟皆于孫世世奉承不絕太祖功宜為帝者祖太宗真宗德宜為帝者宗皇祐以二祖二宗並配議出於此竊惟太祖皇帝削平僭偽混一

區宇真宗皇帝丕承基緒保綏黎元二聖基命定命有德有功而謂當同為二桃並崇兩廟考之周漢懼不相侔直孺等聞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天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祖宗獨躋則志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饗又從祀百神在於明堂本非典禮或升或黜便漬為多今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致力於神明然後申飭官司各揚乃職犧牲必成菜蔬必潔衣服必備以稱致力於神之意則一朝大典豈特於艱難之時情文相稱雖萬代行之可也從之二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王居正等言九月二日季秋祀昊天上帝前二日奏告神宗皇帝配侑居正等竊惟去歲明堂大禮是時禮官仰稽神宗聖順及取司馬光呂誨王安石等說皆以謂向者明堂配以近考夫孝經

本旨遂請以太祖太宗配而朝廷參用侍從臺諫之議行之矣其九月四日祀昊天上帝嘗每歲季秋大饗明堂之禮今既不敢因舊配以神宗而去歲明堂緣奉詔書參酌皇祐故事有合祭並配之禮與今未每歲季秋祀上帝禮復不同乞令禮官合議取旨施行從之已而權禮部侍郎趙子畫等言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說者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仰惟祖功宗德萬世不遷配帝配天禮無易此項當三歲之親祠爰奉祖宗而並配雖為舊典其實權宜自今年歲季秋攝事臣等伏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侑詔依呂東萊雜說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康成以為天者所感之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適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則以為禘者祭昊天於圓丘郊則以為祭上帝於南郊是則圓丘南郊為兩事禘與郊為兩祭禘大於圓丘大於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為此說又以為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

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誤言於仲夏雖禘太祖即禘禘之禘禘於宗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生帝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也凡此皆誤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圓丘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於太祖之廟而祭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地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為一春秋書大雩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胡銓澹庵集祖考配天帝說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祖配天以父配帝也然上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父亦可以配天易言作樂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祖亦可以配帝方論尊尊親親之義則天尊也故配以祖帝親也故配以父若論聖人至孝盡誠則其於祖考一也故父亦配天祖亦配帝也山堂考索移郊為明堂配享不同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移郊為明堂天地合祭祖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又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三歲一郊即通祭天地而百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六

神靡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今移郊為明堂宜合祭昊天皇帝
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日月河海諸神從祀
悉如圓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七年復以是月大享
仁宗可謂通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猶循皇祐舊典惟末年大
享用新樂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宗可謂達于禮之常曾不知
移郊為明堂三歲一歲事天地百神皆不及祀而止祀上帝祖功宗德皆
不以配而止於親稱其可乎元祐上柱相蔡確女子厚其北攻也馴至柔
觀間冬祀圓丘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壇正朔制度宏博頌文屢舉一歲
再赦滋恩頒行天下不勝其弊而積康之變作皆由常變而失之也夫
初上四廟高曾祖考也即祀明以考實祖配太宗郊則以宣祖太祖並配
真宗初郊以太祖太宗並配祥符中以聖祖降乃祀上皇于廟元祐以聖
祖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祀上帝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道漢家身奉高
祖考太宗考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六以英宗配徽宗紹興仁祖神祖永
祀不祀人語自異祖且於皆宋是為九廟而已既者直復人類西漢之末
直復毀廟之除也後文廟二議說金史石塘傳世宗大定十一年始郊命
宰臣議配享之禮在丞石塘奏曰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

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備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
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
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
禮以高祖配宋太祖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
請以三帝並備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
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未親
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合古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
配之太常集禮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配天其禮儀樂章別有常典
國家之事莫有重於此者若候至日聞奏誠恐急遽之際有司難以供具
儻有差誤關繫非輕十月十六日中書省奏自古漢人朝代祖宗配天饗
祭者有之臣等與何平章衆人商議太廟祖宗依時祭享今初郊祀享一
祭天似為得宜臣等伏取聖裁制若曰依汝等所議行之經世大典祖宗
配侑 憲宗皇帝二年壬子秋八月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以太祖聖武
皇帝睿宗景襄皇帝配享武宗皇帝至大三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冬至祭
享南郊以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崇配先是中書禮部移文太常禮儀
院下博士定擬配位等事博士李之紹蔣汝礪呈略曰檢討歷代典故按

古制國丘配位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嘗殷人禘嘗而郊嘗周人禘嘗而郊嘗漢魏而下或以受命之祖或以始祖雖或少異然皆一享一配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吳天上帝開元十一年明皇親幸始罷同配之儀以高祖神先皇帝定配宋真宗親郊國丘奉太祖太宗並配仁宗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慶曆四年禮祀天地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嘉祐七年以臣寮言並備違禮遂以太祖配國丘金以太祖配國丘太宗配方丘謹按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云對越在天皆謂祖宗之靈配順天地侑神作主之義祖一而已始受命者也惟宋無數者侍有德也夫功德顯著自可崇廟拓之制垂之無窮至於對越昊天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清獨謂國家始受天命肇基土極實自太祖論其功德與周之后稷異世同符南郊配位宜依古制恭奉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侑神作主以副聖上尊祖配天之意其唐宋同配並備之說違經背禮一切刪去誠為允當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章皇帝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上親祀南郊以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崇配先是秋九月有旨親祀南郊中書禮部移文太常禮儀院議行典禮二十八日太常禮儀院同僉宋真博士李好文等

永樂大典卷五千四百五十六

十七

請西宮稟議神位配位及禮文等事按大德九年集議合祭天地非禮之正不足為法又天文從祀神名位次多寡不一考之典禮殊為乖謬合依周禮止祀昊天上帝一位至大三年乃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然有五方帝日月以下星辰等從祀數百餘位今次郊祀宜取聖哉十月初十日太師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亦烈赤參政姚庸參議馬祖常郎中佛住及太常禮儀院使教化同知太常禮儀院事補化僉太常禮儀院事錦州不花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字羅院判亦憐真八經歷李慎言都事張起宗博士李好文王讚議配位于興聖宮門下議曰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專祀昊天上帝不設配位蓋為初立南郊禮未備也至武宗皇帝至大三年初以太祖皇帝配享其禮始備謹按春秋傳周之郊祭殺王者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歷代祀天皆以祖配今天子親祀南郊創行大禮雖事出聖衷宜從典禮以太祖皇帝配享議畢丞相及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華月魯不華平章亦烈赤御史中丞和尚參政脫因納姚庸太常禮儀院使教化參議馬祖常郎中佛住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字羅等奏曰今月十四日皇帝親祀南郊臣等集議歷攷前代郊祀皆以始祖配享今之郊祭請以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又監察御史嘗有是請上曰然

其以十二日卿等與執事官奉香告廟者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配天其禮儀樂章別有常典國家之事莫重於此若候至日聞奏誠恐急遽之際有司難以供其備有差悞關係非輕十六日中書省奏自古漢人朝代祖宗配天享祭者有之臣等與平章何榮祖群臣議宗廟已依時祭享今行郊祀以祭天伏取聖裁制曰可王憚秋闕集郊祀園丘配享祖宗奏狀臣謹言伏念我國家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先帝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茲且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體宜建言所謂方今大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堯舜已未至于金宋上下二十餘代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父祖蓋尊之至也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未備有不逮及者今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成秩之位合神於園丘豈不大通神明降福懷讓者乎人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上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陛下大應護助除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陛下之心人夫可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顯祖以答天休其於繼繼承承之道終為曠闕兼舊有典章自金章宗

一行之後湮沒遺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老儒弄技拾到古宋典冊講究後皇一旦有成將萬倍於尋常使陛下垂旒被袂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十載之統於上新萬方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墜典與天地察而上下順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繼承先業所任之責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載祭國朝王康文山迂論按諸儒郊天之說紛紜不一至信齋楊氏著為祭禮一書似為得之憑亦間嘗竊取諸儒之緒餘而折衷之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唯以日月為主配不合祭地示并百神明矣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云祀天并祀五帝則大裘而冕不做言矣司服不宜曰祀五帝亦如之既曰祀五帝亦如之則天與五帝不同祀人明矣但程子以五帝為五方帝不取五人帝五官神之說雖據理甚當然禮既有五人帝五官神之號分屬五方竊恐祀五帝時以五人帝為主五官神為配猶祀天以日月為主配也五人帝五官神皆人鬼也如祭社以勾龍配祭稷以后稷配之類是已此自後世制禮者立法如此不可以五人帝五官神之前為無司四時者而論之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六

十九

永樂大典

卷五四五六

主 張 以 院 官 傳 郎 且 高 地

李 士 且 聖 景 淳

下 院 官 浙 德 且 嚴 魯 五

書 寫 監 之 且 書 如 京

同 知 監 之 且 魯 河

且 錄 氏

